

两张邮票

王军

王丽珍藏着两张邮票，一张是“毛主席接见红卫兵”的、一张是“毛委员求去安源”的。那是她初恋的纪念。

“文革”中，她和严江在东北兵团相爱了。严江爱邮票，可身处边疆，他们经常用的是普通的八分邮票，就是票面为天安门城楼的那一种，纪念邮票根本见不着。这两张印有伟大领袖形象的纪念邮票，还是严江的母亲从千里之外的部队所驻城市寄来的，后来严江走了，临走时，他把这最喜爱的两张邮票送给了王丽。

从那时起，贴身携带这邮票，有空便拿出来观赏，就成了王丽的习惯，她把它们视为恋人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渐渐地，她从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，长成为三十七八岁的“老姑娘”。这期间，王丽从边疆回到了北京，而且别人也给她介绍过很多对象，可她从未心动过。她在等待。究竟等什么，她也说不清，她明知这等待是无望的，如果严江真有情，早就会找到她，但严江一去无音信。她想再见他一面，然后作出决定。她怕万一草率成婚，与严江重逢时，有情人未成眷属，后果将无法挽回。可是严江他在哪儿呢？

有一天，王丽去琉璃厂办事。路过邮票公司门口时，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是他十几年来渴望再见的人。她的心在跳，腿发软，她向严江迎面走去。

“严江——”她喊了一声，声音颤抖。严江却茫然地看着她。
“你。。。。。”

“我。。。。真的让你认不得了？我是你兵团的。。。。。”她顿了一下“战友”。

“哦？太对不起了，我真的不记得你了。兵团生活是我人生中最短暂的一段时光，出来后，我又去过很多地方，认识了许许多多的人”他淡淡地说，目光漠然，准备转身走。

“可是，你记不记得，你还送过我两张邮票？”王丽急急地说。

“邮票？”他停住脚，“什么样的？”

王丽手直哆嗦，费了半天劲才取出了她珍藏的邮票，打开包裹着的绸布，两张邮票呈现在他们的眼前。

严江眼睛一亮，猛然大叫：“噢，我想起来了！你是张淑萍！没错，这邮票是我送你的，你还留着哪？”说完后，紧盯住邮票看，“要不然这样吧，你把它匀给我，”说着掏出钱包，从一沓人民币中抽出两张百圆的，“一张一棵怎么样？”

一种难以名状的苦楚在王丽体内弥漫，泪水充溢眼眶，“这本来就是你的，还给你！”她把它们拍在他的手上，强抑着自己，语气尽量放硬，“不过，请你记着：我不叫张淑萍，我叫王丽。”说完赶快转身走，任泪水顺脸颊流淌。